

滄海行吟一水兵

(下)

略記卅五年海軍生涯兼述尹清楓命案始末

● 郭義忠 不亞 (彩色圖照刊第十頁)

為造艦案與立委溝通

民國八十二年三月十日新任的國防部長孫震，首次會同立法院第二屆立法委員蒞部視察，簡報後座談會中委員發言踴躍，對於簡報內容毫無保留的公開、陽光化皆表讚許。但次日，各大報卻將簡報中海軍五年建軍備戰計劃及兩千五百億預算明細說明，全都刊載於頭條新聞，報導內容等於洩漏了國防機密，驚動了參謀本部各級長官要追查洩密責任，當然更引來委員們的關切，紛紛要求組團至歐美德法考察。

接著，四月七日國防部安排立法院圓桌會議成員丁守中、林壽山、魏鏞、朱高正、謝啟大、蔡中涵等，由李鳴皋委員陪同到海總部艦管室訪問。會中以丁守中委員及朱高正委員的質詢為主。丁委員問到：採購案有無技術轉移規定？造艦技術有無轉移國內產業參與合作，以厚植國力？規格制訂有無圖利某廠商？退役軍官有無參與軍火買賣？他並邀請總司令與國內造船工業協會座談，建立生產零附件的管道。朱高正委員則提問：海測艦公開招標是否有暗盤？法國拉法葉艦價格偏高，我們究竟分擔多少研究費

？三千四百噸級軍艦既然從未造過，又如何評估其戰力？美國諾克斯艦租金如何？而海總回答問題中最讓委員注意且肯定的，便是郭力恆上校。接著自空軍少將退役轉戰原住民立委而榮獲當選的高巍和將軍委員，也對於拉法葉艦的電戰系統特別關心，要求中科院及海總相關署處到其研究室提出說明。由於立委對於軍購案越來越關心，到了無處不談、無所不問的地步，讓官員有時候忙到甚至忘了我是誰？分不清何處才是機密處？

當時，光華一號中船承建的首艘成功號軍艦，經過國防部參謀本部及

海軍總部聯合登艦出海試車操演成功後，決定提前移交，並定於五月七日擴大隆重舉行命名成軍典禮。由於時間緊急，總司令於晨會中徵求綜合承辦單位時，坐上竟鴉雀無聲。總司令於是微笑著往我這裡別過頭，我心想不妙，果然，總司令指定總辦公室辦理。該項計畫定名為「新海一號演習」，必須一週內協調有關完成作業定稿呈核。我於是開始忙著蒐集歐、美、日、韓各國舉行命名成軍典禮的程序做參考：規劃登艦參觀、簽約酒會及行程路線、觀禮台上的座次表等大瑣事；還被指派從「生命共同體」的角度，來起草李總統講稿參考資料。典禮舉行當天，其隆重絲毫不亞於國慶大典，文武百官、產經學界高朋滿座。我在一旁看著這一切，覺得這是歷史性的一刻；此刻，國人終於能夠向外界證明自己無需假他人之手的技術水平，足以自己製造夠水準的船艦了。

五月十七日，造艦管理室正式改名為武獲室，李崑材接任主任佔中將缺，尹清楓接任執行長佔少將缺，王琴生將軍接任海發中心主任。而留美得到博士學位返國的郭璽卻打報告反對尹清楓任命案，由參謀長韋齊生將軍奉命安撫。總司令對於新掛牌的武獲室及後勤署確實有太多的期望，立即要求召開研討及推動解決二代艦技術技協轉移問題；對於獵雷艦及神鷹機的零附件要儘快獲得；對於新二代艦整體後勤要考量儲存廿年零附件用量；對於潛艦、二代二級艦要加速籌獲；對於東岸要儘速規劃及協商開發海軍專用機場、二代艦後勤支援基地及岸轟靶場。

立法院第二會期一開議，立委便開始引用美國前駐中共大使李潔明發表的一篇報告，其中懷疑台灣海軍是否有操縱及維修二代新兵力武器的能力，並在美及在台所聘請的美國海軍技術顧問團懷疑海軍是否有自我訓

練的能力來質詢孫部長。這對於時任海軍總司令的莊銘耀實有莫大的打擊，感覺顏面盡失。但徹底的檢討近年來官校、士校招不到學生；二代艦的各項技術手冊及教材均未翻譯完成；種子教官及赴美接艦的六百位官兵中大半英文程度不佳學習溝通困難，令帶隊官王立申傷透腦筋等等，確實感到無從辯解。所幸在九月十日反潛直昇機大隊神鷹機（STOC）中隊成軍之後，王立申克服困難也親率濟陽、鳳陽、汾陽軍艦自美遠渡太平洋返航，於九月二十七日安全抵達左營，為海軍挽回了一些顏面。

此時尹清楓也陪同立法院赴歐洲考察團自法國返台，還記得他充滿自信的對我說，已取得拉法葉二千噸級的造艦藍圖，相信有助於國艦國造二代二級艦，而且獵雷艦的零附件問題也已獲得進展，德國並主動催促我們儘速寄發四億餘美元的零附件採購清單。

黑函使莊銘耀發火

十一月二十四日，莊總司令在孫部長陪同監察院國防委員蒞部視察的預校檢討會中，首次為總統交辦的黑函大發雷霆：「近年來軍機外洩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致使民進黨立委用來污蔑國軍的榮譽，如劉總長的兵籍資料外洩事件絕不單純，陳水扁委員還據此揭發軍人輔選的內幕。甚至於有本軍官員與退伍人員相結合操控各項軍事採購資料，試圖壟斷及圖利廠商。今後我們應加強門禁管制，不准退伍人員進入辦公室，業參更應加強保密措施。目前我們新海軍要應付中共犯台的威脅，還要面對退伍人員的問題，我們一定要更加團結。各署處有任何問題可以直接找我談，不必以送黑函為手段；黑函不但解決不了問題，而且嚴重傷害軍譽。至於黑函部分已由政戰部調查處理中」。我一方面做記錄一方面端詳每位與會人員，

發現尹清楓神色不對，散會時也急忙的離開了，我想追都追不到。我轉而走到隨員室找陳祿曾主任，他說總司令最近遭遇許多讓他憂心忡忡的事，據他在高雄擔任校長的弟弟說總司令最近有一劫，對他非常不利，要我幫他化解。我回答說今年大年初二我早已提醒過他了。

雷艦的零附件採購清單無法在限期內寄出，如果後勤署不辦我可以找別人辦。散會後尹清楓與後勤署副署長閔勛武將軍在大樓門口台階處爭吵，我發現尹清楓不是面紅耳赤而是臉色蒼白印堂發黑，立刻趨前打斷他們之間的爭執，對尹清楓說：有甚麼問題需要幫你忙的。他看到署處長都圍了過來連著搖頭說沒事就離開了。

十一月九日總司令南下預校孫部長預定十三日對二代艦自訓及自修能力專案視察。當總司令早上在台北機場登機時，仍然大發脾氣，怒問今天的行程是誰安排的？為什麼來的署處長那麼少？見不到政戰部主任又問今天是否光日嗎？以後是否不准安排任何行程。抵達岡山機場下了飛機陳祿曾主任一直忙著接聽來自總部的電話。到了左營預校時正如所料將內容整個翻了案，指示十八點內容改進意見並要求立即重新製作送海總審核。下午在艦令部會議室與南部重要幹部

有幾封黑函寄至李總統處，直指上次黑函揭發的問題根本沒有處理，還直接引用總司令會中的發言，等於挑明了發函者、或至少其同夥正是當時在場的軍官。十二月六日晨會時，總司令又再度為此震怒：軍人沒有擔當沒有膽識還能成為軍人嗎？最近又因採購案有台灣代理商及本軍退伍軍官的參與介入，引來一群被壓迫的軍官聯署告到總統處，而且這次的黑函還批評上次的黑函沒有處理，究竟是那一位投訴的，請立刻找我談，我一定秉公處理。後勤署及後令部為什麼獵

來連著搖頭說沒事就離開了。

座談中又下達廿三點指示事項後，匆匆趕返台北才知道武獲室執行長尹清楓失蹤了。[軍事] 至外黑函潛伏黑函十二月十日傍晚隨員室通知我立刻到總司令室報到，總司令見到我劈頭就問：尹清楓屍體被撈獲的消息是不是已傳遍了全總部？我十分震驚的回答：我正忙著在辦公室整理即將召開的國軍工作檢討會資料，怎麼會發生這種事？總司令立刻非常嚴肅的指示我馬上換裝前往蘇澳私訪漁民瞭解實際狀況後速回來報告，但千萬別洩漏身分。我馬不停蹄的到南方澳兜一圈回到總部已三更半夜但仍燈火通明。我報告說：據漁民研判尹清楓係被殺後落水，落水處應在蘇澳烏石鼻南方老蘇花公路，那個地方是走私偷渡最猖獗的地方。雖然海面黑潮流向東北流速三節至五節，但這幾天正好颳的是東北風風力五級，而且南澳與東澳澳灣之間有漩渦亂流，因此依據十日上午八點撈獲屍體的海域研判應是

九日晚間落海，如再往前推算車程應該在中午就離開了台北。總司令沉思後下結論：我們不能朝著如郭力恆所報告的落跑意外落水或因公意外落水來結案，應交給總政戰部、軍法處積極偵辦，並申請法醫楊日松及檢察官柯士斌公開驗屍並交由司法機關檢調情治單位偵辦到底，但我們同仁絕不可亂加揣測並將不實消息透露給媒體記者。[軍事] 與至其同鄉五里港

陪總司令看尹清楓遺體

十二月十五日立法院首由丁守中委員提出臨時提案，要求國防部、總政戰部即刻配合監察院成立「軍中肅貪調查委員會」全力推動調查，而孫部長率同相關官員到院報告備詢。當天柯士斌檢察官亦在軍法處長陪同下到武獲室展開調查。十八日奉令陪同總司令至三軍總醫院太平間會同法醫楊日松及檢察官柯士斌共同剖驗尹清楓屍體。二十一日驗屍結果出爐，楊

日松指出：尹清楓生前喉部遭到重擊大量出血、頭部曾遭到數次重擊後發生意外，胃部經化驗後無中毒跡象，因此死因可確定是「死於他殺」。從此監察院國防委員會針對「軍火採購弊案」、「軍機洩密案」展開調查；命案部分由刑警局及檢調單位負責偵辦；立法院陳水扁委員則找來尹清楓家屬每週召開公聽會，頓時海總有如不設防的軍事重地，各個官員成為嫌疑犯，說的是調查不公開，結果每天電視及平面新聞媒體都在上演最新戲碼的尹案連續劇。社會大眾都在懷疑海軍軍官都是貪官污吏，整個新海軍被尹清楓一個人給打垮了。[軍事] 過年後不久中船第二艘國艦國造的鄭和軍艦命名成軍典禮，層峰核定由李副總統元簇主持。由於成功艦命名成軍典禮有了經驗及將缺點改進更有信心辦好，但仍在舉行典禮前兩天南下佈置，到了深夜準備休息時突然隨員室來了電話要我立即回台北，最

遲明早八點前到台北作戰中心報到。我看了手錶已經凌晨一點，急忙向中船值日官請求支援車子送我到火車站搭乘國光號回台北，在車上心裡頭一直祈禱著千萬不要再發生任何問題，否則連我都要崩潰了。

進入作戰中心，總司令、全副總司令、武獲室主任，陳祿曾主任已在討論明日的行程，我趕緊趨前問早。

「怎麼現在才到，專機長官的座次表都還沒有排定。」

「報告總司令，今天凌晨我在中船鄭和軍艦佈置會場時才接到通知從高雄趕回來。至於長官在專機上的座次表並不是我的職責。」

「你不幹，就給我滾蛋。」總司令抬起頭來瞪著我怒斥著。我實在再也無法忍耐這種不講理的作風，衝動的摔下烏紗帽掉頭就走出作戰中心。全副總司令跟著過來拉住我「幹嗎？連總司令的命令你都敢反抗？」於是我又乖乖的轉身回來撿起帽子向總司

令恭恭敬敬的敬禮「對不起，請原諒」

。而在陳祿曾主任的協助下完成工作，並將整個典禮資料由陳祿曾主任親送至李副總統辦公室。總司令要我跟著他回辦公室。一進入辦公室，總司令顯得額外親切，先向我道歉並令勤務送來兩份早餐兩杯咖啡，我才瞭解總司令也尚未用過早餐。早餐中我詳細報告最近赴刑警局、地檢署被約談的經過以及立監兩院目前尹案處理狀況。總司令突然又顯得情緒不穩的說：「在總部沒有一位能讓我信靠的，我只信任你，那怕你是漂浮在大海中的一根草，我也要緊緊抓住你。」

「報告總司令」聽了總司令來自內心的憂鬱與恐懼，實在替他難過，「你不應該懷疑他們對你的忠貞，我們所受的委屈與恥辱不亞於你。記得去年大年初一我曾經說過，去年一定有輝煌成果呈現給國人。但流年在僕役宮中貪狼星化忌且遇到官符星還有虛歲的文曲化忌星，極可能會發生部

屬因貪財貪色爆發官事糾紛及黑函滿天飛、更預言今年你未滿兩年在農曆三月一定會調離海軍。但你未來前途仍一片看好，駐外代表、國安會秘書長或國防部長還等你去幹。但我們卻將面臨被勸退的危機。」看來半仙真是救了大將軍，總司令又有了充滿自信的笑容。

成功艦誤擊落靶機

八十三年四月一日總司令由顧崇廉接任。當總司令佈達交接後官兵站隊歡送時，看到他緊握的雙拳，我已難控制自己，背對隊伍嚎啕大哭。

顧總司令接任後，由於背負著尹案尚未破案的問題，急著安撫軍心。當時監察委員林孟貴為了八十三年敦睦艦隊支隊長史忠義將軍，未返抵國門就被宣布調職國防部通信局副局長，而在艦令部作戰中心會議室所召開的檢討會中，面對各級將領，大罵總司令的不是。數個月之後，烏坵前線

指揮官舉槍自盡，使得總司令穿著陸戰隊上將軍常服至陸戰隊對各部隊精神講話、提振士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漢光演習之中，成功軍艦在台東外海擊落靶機，使得四位罹難者眷屬要求國賠，並法辦成功艦上的失職官員。此事件又成為立、監兩院檢討調查海總的重大議題，讓當時頻繁往返於國會之間的我簡直無法招架。所幸，八十四年初我被派任澎湖軍區司令，離開海軍總部，雖然因此必須再度遠離親愛的家人，但總算恢復了軍人應有的尊嚴。

八十五年總統大選結束後，李總統為了嘉勉前線部隊長的辛勞，所有離島的各級部隊長都因此獲得升遷，唯有我獨自被調回總部，被列為勸退的對象。千萬不要再發半斤向國，我於八十六年八月一日榮退，正式結束這三十五年來漫長的海軍生涯。

如何享受清福，卻接到澎湖賴峰偉打來電話，要我立刻飛往馬公擔任他縣長競選總部的總幹事，於是在還沒有機會徵求太太的同意下，次日便提著未打開的行李飛往澎湖。賴峰偉博士是由許水德一手提拔從原子能委員會調任澎湖縣國民黨部主委，我擔任軍區司令時曾與他交往密切，也預言他將來是一位最傑出的縣長。澎湖風光甚好，而我卻以輔選的身分舊地重遊，並且一下從國防軍事上的位置，轉而民間地方上的努力，雖各有其所發揮，但畢竟非我所願。不過，在黨中央的派任下，我也只能盡其所能，從最近四個月的忙碌於輔選工作中，逐漸調整退伍軍人的心態，但由於幾年之內接連發生尹案等問題，加上輔選期間聽到一些老百姓們的感抒，讓我心裡始終想要找機會為軍人發聲，否則對於海軍軍官的人格被扭曲、尊嚴被踐踏仍然無法釋懷。

委。立委不願與蔣世間不替公開對蔣。刺本民國八十九年總統大選，由於國民黨中央、省及地方黨部重要幹部大多數是宋楚瑜擔任秘書長時所培養出來的菁英，藍皮宋骨十分嚴重。李總統在處理精省及國大代表方面遭致公務員的強烈反彈；兩國論導致統獨之間的衝突；本土化也引發族群的對立；八十八年九二一大地震更帶來災民對執政黨的不滿與怨懟，致使國民黨遭遇台灣光復以來最大的挫敗。連戰鐵肩挑起改造國民黨的重擔，訴求浴火重生，黨員重新登記入黨，我也在此時被調任改造過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發會委員，負責國會、立法院黨團、地方議會黨團及中央與地方黨政關係連絡工作。

此時被我預言料中的莊銘耀回國接任國安會秘書長。但我也同時料到他會在這一兩年內盡忠職守、死而後已。我利用他在立法院備詢期間親自向他道賀，並提醒他要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卻沒有預料到九十年他的冥誕正是我的生日，正如莊生前對我所說的：「那怕你是漂浮在大海中的一根草，我也要緊緊抓住你。」這樣的生死交錯，讓我無法慶祝什麼生日，只能說心中升起無限感慨，永生難忘。

民國九十一年初，監察院負責尹案相關的軍機洩密及軍購貪污案的國防委員康寧祥將轉任國防部副部長，於是將該案限期於三月二十日結案。

立監委要求提供疑點

三月十五日，監察院馬以工委員透過立法院林炳坤委員約我在林炳坤研究室見面。馬以工委員一直備受黨政的肯定，約談中開門見山便聲明尹案及拉法葉弊案監察院的總結報告將於三月二十日召開最後審查會議後定案公佈。馬委員語重心長地問我：「在去年訪談劉前總長時，劉總長因此案弄得兩耳皆聾。由於你曾擔任過葉昌桐、莊銘耀和顧崇廉三任總司令的辦公室主任及海軍國會連絡室主任，因此就地訪談你，請協助對該案總結報告的疑點提供意見。」我即刻答應，訪談約四小時。可以肯定的是絕對沒有貪污弊案，如果有，這些老將軍們還能安定的住在台灣嗎？應該還給老將軍們的清白與尊嚴。

三月十九日，立法院李慶華委員約我在台大校友會座談，李委員說他最關切也最了解尹案，曾訪談郭力恆及劉前總長，他們都激動的要他在立法院幫忙討回公道、還其清白。另外有位監委告訴他，明天監察院總結報告中將有重大突破，發現尹案破案重要關鍵人物就是你，你將被函送法辦。李委員希望我把所有知道的案情都告訴他，以利幫我釐清及申訴。我回答說：「委員在立法院公佈訪問劉總長經過之事，劉總長曾召集我陪同我的老長官李鳴皋委員去見他，他認為沒有經過他的同意，就對外發佈不實的談話資料，引起數日來不必要的爭端

感到十分遺憾。今後決定不再接受訪談。至於監察院的總結報告相信不會有此報告。我努力將自己所知的一切都以最客觀的句子告知，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聯想誤解。座談將近三小時，午飯沒得吃，當我離開台大校友會時，想不到外面圍著一大堆記者，於是我快馬加鞭跑回中央黨部，但記者亦緊跟在後面也到中央黨部，追問李慶華委員所說的是否屬實，我的答覆是絕非事實。請記者們三月二十日採訪監察院會後即可獲得證明。

三月二十五日高檢署檢察官郭文東到中央黨部拜訪我，郭文東將接掌台東地檢署檢察長，郭文東說：「監察院的總結報告已獲通過並公佈在案，但特調小組的報告未獲通過而無法履新。希望能針對尹案提供意見，以期早日破案。」對待此一要求，我一向地回答都是：「因尹案讓我更瞭解陳水扁及陳定南。」尹案偵調期間陳水扁立委不願偵察期間不得公開偵察

結果之決定，在立法院與國防委員每週召開公聽會乙次。我當時因職司所在，必須彙整各署處資料，並先行在國防專案小組會議中提報經修訂後才能在立法院答覆問題，每天都形同作戰，任何字句都要百般思考斟酌。而當年陳水扁立委宣稱「尹案不破不選台北市長」的聲明猶言在耳，但民進黨提名後卻胡亂緊急宣佈「尹案已破，尹清楓係被四位海軍軍官所殺」，好讓選舉不至太過轉移焦點，卻因此導致目前特調組偵查方向仍然陷入泥中無法破案，讓海軍所有軍官人人自危，各個安分接受調查，無不希望早日協助破案。陳總統就任後又在作秀限日破案，加上陳定南亂放話、亂抓人、亂辦案，只是一味地在媒體面前求表現，並未有實質上的幫助，許多大動作皆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反而讓海軍所有將領們蒙受有史以來的奇恥大辱，令人遺憾。總歸一句話他絕對不是海軍同仁所殺。至於命案要破案，

日隔這麼久才再繼續調查，說實話，已無法破案。三月二十八日我在中央黨部大樓十二樓常會廳辦理鄉鎮市長聯繫會時，有位記者突然向我採訪尹案，我委婉拒絕，認為此種場合應以採訪鄉鎮市長為要，有關尹案請會後再談，他十分不悅而離去，我萬沒想到三月三十日中時晚報竟刊此頭條烏龍新聞，報導「前莊銘耀辦公室主任郭義忠被函送」「尹清楓案重大突破」「特調小組昨傳訊認郭為破案關鍵人物」下午民視、東森及其它電視台、包含網路電子報均引用該則報導而大肆轉載。驚動許多長官、親友、記者打電話或者親自登門查證及慰問，造成我及家人莫大的侮辱及困擾。

對於《尹案》未能破案，當然是千古遺憾，該案將如後來的陳水扁槍擊案，即是有個調查報告，也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不過，真相當然是有的，但誰能看透他呢？